

品鉴

隔代相望笔墨存

——《溪口民国墨痕》后记

蔡国松

乍一看,《溪口民国墨痕》皆为民国名人的手迹,是历史类书籍;再一看,其内书法佳作迭出,印章精品纷呈,又似为艺术类书籍。

本书辑集了民国时期50位名人的130余件手迹,并配有手迹主人的人像和简介。从内容上看有题词、公函、信札、手稿、任命、寿联、挽联、像赞、墓志铭等,涵盖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它们所记录的往来交游、公务私情,大多原真地保留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如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前夕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廖仲恺的辞职信,反映出蒋的思想脉络和国民党内的人物关系。再如,蒋介石在日记中亲笔记述的他们夫妇曾愿终老溪口,生则同乐、死则同穴等内容,为近几年蒋介石日记公开后,才得到确认的第一手史料。纵观全书,许多手迹内容,未见于以往史志记载,诚可补史志之阙,填研究空白。

同时,为力求本书的史学学术价值,我们对每件手迹都作了必要的注释,对重要手迹还加以解读和阐述,给读者一个较为完整的背景信息。约略三分之一的手迹,恰是我们在民国历史云烟消散后,首次在民间发现并掘拾的。而部分手迹的解读和阐述,则仰仗了蒋介石日记等权威史料,以及民国史研究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并重新考订或存疑。为了存史、证史的需要,辑存书中的很少一部分手迹,带有隐恶扬善的溢美之词,这就需要读者用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既审慎又淡然地对待。正鉴于此,一些公众理解难度较大、史学家仍在研究阶段的手迹,不予辑存于本书之中。

不能把手迹简单看作是书法作品,并不是说它没有书法的审美价值了。手迹确有史料和书法艺术的双重价值。与读者印象中的大多数枯燥乏味、专业性强的历史人物手迹读本大有不同,《溪口民国墨痕》中约七八成手迹,我们完全可以视作书法作品。其中相当多手迹的主人,虽为民国时期军政要员、商界达人,而书法也是各具神韵。在本书中,“民国书法四大家”——谭延闿、吴稚晖、于右任、胡汉民留存于溪口的手迹,多有收录。像谭延闿手书的《哭国文》、《蒋肃庵先生墓志铭》,吴稚晖的《蒋金紫园庙碑》等,称之为“法书”,并不为过。说到于右任,还得提到沈尹默。在民国书坛,他俩有“北于南沈”之盛誉。当年刚出道的蒋介石,延请沈尹默为病逝的生母献墨《蒋太夫人墓志铭》。这件作品,已被后人视为沈的早期代表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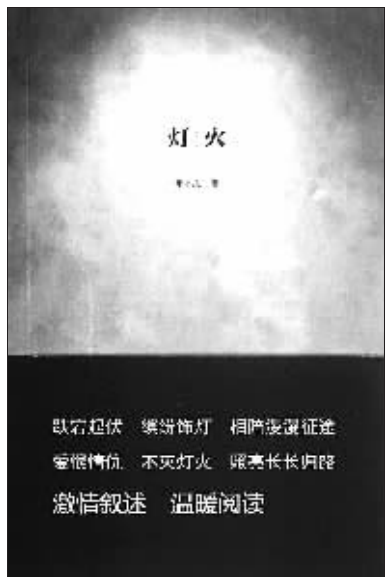
印章诚为书法有机组成部分。本书中,民国名人的多数手迹钤有印章,此外我们还特地收入部分主人艺术性强的印章。因了主人的社会地位,当年这些印章多为民国时期治印名家所镌。考证出处,竟有诸乐三、钱君匋、金铁芝、邓散木、谈月色之手笔,他们的作品,章法会心,刀笔精当,大有艺术之意味。而今墨痕与印存,在书中互为照应,各臻其美。

墨染纸载的历史名人手迹,乃历史遗存之中的一款“易碎品”。岁月不居,而墨痕渐淡。本书为奉化民国文化的发掘和传承,完成了一次新的尝试;又因了溪口在民国史中的特殊地位,读者也可把本书看作那个渐行渐远时代的一个缩影。

爱的象征与寄托

——读朱平兆小说《灯火》

蔡体霓



读本地作家朱平兆的小说《灯火》,常常使我置身其中,渐渐步入自己的内心中去。

在小说中,朱平兆用第一人称为他好友陈亮的经历,而这经历又像是回放的镜头,因为小说是从主人公陈亮被查出患上不治之症开场的,于是,所有的情节就有了感伤与温柔的色调。尽管小说是朱平兆虚构的,但部分其人其事我是信其有之。读这类与人生紧密关联的作品,常会改善我对于生活的一些态度。朱平兆在书里像聊家常一样,从头到尾,娓娓而述,没有一段话用上冒号、引号的,啥人说话,神态毕现,所有场景,数字交代,令人身临其境。他讲一个似曾相识的邻舍,就在那很家常的氛围里,我却觉得紧张极了。

小说中的陈亮,本来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更是做生意经商办企业的料。他先在外地开店创品牌,后来回到家乡办企业,生产叫做“一佳灯火”的各式灯具,生产灯具的地方在北仑郭巨。在创业这条道路上,陈亮善于经营盘算,“一佳灯火”在市场上火起来了。陈亮腰包逐渐鼓起来的同时,情感随之亦变。他有过三次婚姻,与结发之妻生了个女儿,第二次婚姻,陈亮有了儿子,接着又离婚,跟年轻姑娘结婚,生了女儿。陈亮是发了财的老板,讲义气,重友情,有人缘,生意也稳定了,与第三任妻子情意甚笃。就在这所谓很顺境的中年里,陈亮病了,并且是要命的病。这一病,使陈亮的心灵再也无法安顿,他的人生有不少的“账”要还清,对子女的愧疚,要尽快地补偿,还要安排好身后诸事,包括对双亲的安置,唯恐不及。

故事的主线,随着病中忆往、忏悔、愧疚,一点点拓展,陈亮善良的本性,在人生的末段也一点点显现。随着陈亮病情的每况愈下,作者在情节的安排上,开始变得紧凑。他掌握了人的情感的柔软之处,将人们的同情之心牵引出来,让人看到或想到“为啥到了这种地步,人才良心发现,言也善,心也善,视金钱为轻,看亲情为重”。同时又反问,“假如陈亮没有生病,或者让他的人生重来一遍,他会怎么做?他不会珍惜夫妻之情,他不会善待所有的亲人,他会走怎样的人生之‘棋’?”朱平兆借“灯火”喻示人间真情的恒久,温暖的光不应是人生终点的“返照”。富贵如烟,爱生活爱家人,才能获得内心世界的平和。

《灯火》是一种象征和寄托,这就是此书的魅力。有了爱,善良与美才得以呈现,暖色灯光下一家人团团围坐的那种平安的夜晚,是最令人向往的。作者的笔触不露声色,却似燃着一团火;看起来平淡,却使人思考人生。

一味书屋

怒放的古丽

——谈帕蒂古丽的散文创作

赵柏田



帕蒂古丽刚到余姚时,不到30岁,我们也都二十七八模样。当年,成群结队涌到古丽家去吃手抓羊肉饭的文化猎奇者里,我肯定是其中一个。照维吾尔族的习俗,手抓羊肉饭就是用手抓着吃的,古丽生怕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食客太过惊奇,还是把藏着筷子和调羹拿了来。我之所以一直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从中透露出,一方面她感到与南方生活格格不入,要努力以洋葱、孜然和羊肉保持她的“文化”,另一方面,她又非常善于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平衡。

在南方生活20年之后,出于自我身份确认的焦虑,帕蒂古丽开始她的大梁坡系列散文的写作,把它视作一次精神的还乡。为什么10多年前不写,现在去写?我想只能这样解释:人到了一定年龄后,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尤利西斯一样,千方百计要返回故乡去。古丽的同乡、散文家刘亮程说过,人活过了30岁,就开始往回走了。我愚钝一点,离开余姚10多年,40岁后也感觉在往回走了。古丽自己也说,在南方她时常感到自己是缺失了部分身份的人,她渴望找到自己确切的身份,尤其是离开故土后,身份意识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离开得愈久,就愈迫切地知道我是谁。

书里叫大梁坡的这个村庄,真实的地理位置在北疆塔城地区老沙湾。村子很荒凉,都是黄泥小屋,村外有一条苦水坝河。作者在那儿一直长到18岁离开。这些古丽在书中都已告诉了读者。古丽在回望这个村庄时的一个叙事策略,是使用了大量的第二人称。一本230多页的散文集,前面的130页全是一望无际的第二人称“你”,这实在是非非常冒险的一种叙事。我们能够接受第一人称的主观热烈,也习惯了第三人称的超然全知,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人称叙事的作品总给人一种矫情、虚伪的感觉,几乎从没有写好过。古丽在这本书中的“你你你”是我迄今看到的最成功的第二人称叙事。开始阅读时我略感不适,大概读到30页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时间深处的那个村庄已经天荒地老,对古丽来说就像爱情一样珍贵,她无法容忍第一人闯入的一览无余,而时间背后的那个“你”——也就是过去的她自己,恰恰成了最好的对话者。这种与“你”之间的对话关系,这种被形式主义批评家称之为“陌生化”的叙事策略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使之能够承载得起回望断裂了的那段生活的不可承受之重、之哀恸,纸间不光有泪光,也回荡起了笑声。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记忆,而是溯着记忆河道的创

造。《隐秘的故乡》也因此从原初的对记忆深处一个村庄的描摹,进入了一个维吾尔族女子的生命成长史和家族史的书写。“我的记忆连一片叶子、一缕光也没有漏掉”。她写下了如有灵性的刀具、绳子、铁、麦草褥子、羊和马,各种各样的气味,会用裂缝说出秘密的墙,预示着死亡的白毛巾。她写下了那些爱情萌动的时刻,那些粗暴而美好的性。而写得尤为惊心动魄的,是一个维吾尔族女孩的青春在苦难之中的绽放。《图尔逊》、《亚森》、《尤尤》这三节,几乎可以与一些书写爱情的名篇媲美。那个叫亚森的木匠面对着从浴盆里跳出来惊惶地披起狐狸皮大衣的女孩,像缴械的士兵一样举起双手说你美得像一个天使,感谢上天让我在你最美的时候用眼睛领受你的美,你真的太小了不然我今天就向你求婚,这一段很容易让我想起《静静的顿河》里那个哈萨克骑兵格里高里对阿克西妮娅的爱情表白。

她写3岁的妹妹跟着爹爹的驴车跑出去,被一座桥挡住了去路,她不敢过桥,怕被湍急的水流拉到桥下面去(《妹妹》)。一个“拉”字,写出了河的灵性或者魔性。我想到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小说家谢志强说,物是有灵性的,风在沙地上打着旋,就像一个个灵魂,给它盖上帽子,就不动了。这种精确,又让人想到,福克纳在《熊》里写到,一只豹,由于迅速的奔跑,它的身子在空中被拉长了。

她写弟弟一直试图逃离小时候拴着他的那根绳索(《失散的弟弟》),以此作为他流浪一生的隐喻,这个隐喻我曾在《托尔斯泰的梦》里写到,托尔斯泰到晚年经常做这样一个梦,他梦见被捆绑着:他想把绑着的两只手松开,他哭喊,他觉得不公和残忍,但没有一个人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初始记忆?这样的初始记忆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结局我们都知道,托尔斯泰出走了,到了一个三等车站,再也不走了。

她写死亡:“死亡渗透在每一个土块里,恐惧充满土块与土块的间隙,死者的灵魂附着在这些他们碰触过的物体上。目光在黑暗游走,总能让亡人的样子重现于墙壁上,亡人影子一样躲藏在每一个角落,时刻窥视着来追赶活着的人。”(《忌日的白毛巾》)

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者文体的完整性和语言的精确性。如此纯粹的汉语写作,出自不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作家之手,着实令人惊讶。写作即是在语言里扎根,你的根扎得越深,就越优秀,精湛的文学技巧,几乎总是深深浸润于熟悉的文化土壤中,才能收放自如。因为语言不仅用来描绘事物,更是用它“看见”及“领会”事物,更是一种体验世界的方式,它不仅是作家使用的某种东西,而是他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器官。古丽使用的是一种他者的语言,以这种语言观照她丢在后面的那截生活,就好像是在一块一块地肢解自己,然后再以不同的形式把自己重新组装起来,所以她堕入了模仿者的困境,甚至把出身、血液看作是她身上隐藏的“第六根手指”。这手指曾经让她谦卑,但苏醒过来后她意识到,它是神明的特殊记号和不可拒绝的神圣美意。正是这样的觉悟后,她的书写开始了,也正因为她所使用的对她来说是一种新语言,她也在书写中获得了一个新的机会,她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样子,重塑自我,她成了自己某种程度上造物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能够把她混血的血统——这根蜷曲和隐藏了几十年的手指头,用语言完全呈现出来,她感到无以言说的幸福。

她说,她是一只喀什噶尔的陶器,孕育在北疆,又被交给另一种文化雕刻,她的一生都是个半成品。我们的生活都是未完成。

译事之难

——小议《西方的敌与我》的译本

肖 爽



《西方的敌与我——从柏拉图到北约》是一本适合各个层面读者群的学术著作。因为本书有很多有意思的探讨,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诸多见解提出了挑战,或许你不完全认同本书的观点,但是一定能深受启发。耐心读完此书后,或许读者也能用这种批判性思维去理解更多的历史事件。

我想谈的是此书的中文译本。现在国内许多译著,尤其是学术译著,语言风格大都都很糟糕,读起来晦涩拗口,每个汉字都认识,连成句子就不明白什么意思了。即使勉强能明白这些句子的大意,读来读去就是觉得不对味儿,不像中国人的话,很生硬。如有的译著喜欢用许多倒装句,这不是咱们汉语的习惯。

我们都知道译文要讲究“信、达、雅”,被称为

译事三难。许多译作者外文功底不错,达到“信”的要求貌似不难,但翻译绝不仅仅是机械的双语转换那么简单,所以要真正忠实原文,其实也难,需要译者很好地了解原著所讨论问题的背景、文化语境、历史语境及思考习惯等许多问题。而要上升到“达”和“雅”就更加不容易,这是让许多翻译名家都很头痛的问题。要想在“信”的基础上做到“达”,译者需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得心应手,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译文“雅”,即有一种符合原著本身风格的语言美感。总之,要有好的译文,需要译者对两种文化都熟悉,在两种语言上都能做到潜词琢磨,不可急功近利只求速成,尤其不可忽视对汉语本身的使用,要做到得体、得当,文采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而很多年轻译者恰恰输在此处。

《西方的敌与我》这本书的第一译者梅子满是名校文学硕士,且出于名师门下,文学素养高,此前已合译、独译过多种作品,如《大中华帝国志》等。对于原著作者戴维·格雷斯特征博引的许多西方名著名篇,译者也了然于心,这方面的文学积淀对其翻译工作大有裨益。书中有许多为方便读者理解而增添的注释,诸如关于11世纪法国南部恭维女性的风俗观念的解释(见本书第六章),令读者见识大增。梅子满同时是媒体工作者,文字功底了得,这一点在他的译文行文中显而易见。原著中援引了大量西方古典诗文,如《荷马史诗》、维吉尔诗作、《罗兰之歌》,还有《神曲》和莎士比亚作品等,有些著名段落是梅子满在借鉴前辈译者的基础上的新译,很有文采。而有些段落是少有人知的诗篇,国内尚无译文可做参考,个人认为译者对这些诗篇的翻译,也是韵味讲究,文采斐然(如本书第206页的那段诗篇)。由于译文在“达”和“雅”方面已达到一定水平,“信”就更不必怀疑了。总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译著文字通畅明确,可读性强。这一点,在当前的外国学术著作翻译中是难能可贵的。

书架

掌上明珠

作者: 蓝小沙
出版: 江苏文艺出版社
定价: 28.00元

风月

作者: 李新勇
出版: 文汇出版社
定价: 30.00元

秘密

作者: 叶蓝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定价: 27.00元

毁灭天使

作者: (美) 凯斯·唐纳胡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定价: 35.00元

没有水的湖

作者: 施亮
出版: 江苏文艺出版社
定价: 25.00元

那段最美的时光, 暖到落泪

作者: 王国军
出版: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定价: 29.80元

文学港

2014年第1期 总第182期

热小说	抵制喜剧(中篇)	黑天才
	不疼(短篇)	娜 或
	请你去钓鱼(短篇)	曹军庆
书 屋	三余堂散记	商 震
	鄞州碎记: 大地、流水、明月	马 叙
深 阅 读	遥远的王村	朱 零
	在路上(外二题)	李广华
人间谈话	立夏: 吃七家茶的日子	王旭烽
新 诗 歌	虚无之书(组诗)	东 君
	死生集(组诗)	钱利娜

主办单位: 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地址: 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 邮编: 315000
投稿邮箱: 179731320@qq.com